

耳听八方

还如何一如昨天？

李皖

这是一张——如果诞生在上世纪90年代，甚至可以拖更晚，晚至本世纪初叶——就会是中国摇滚乐最重要的专辑。那时候，只有像张亚东这样的音乐才子、窦唯这样的敏感天才，才可能领悟到它的全部语法和真意，进而在中文世界把它制造出来。但即使是他们，也难以这么自然、这么毫无匠气、这么水到渠成、这么气韵饱满地做出这样一张专辑来。就算到了现在，21世纪20年代，具有如此品格的一张代表作，在中国摇滚乐的宝库中，也仍然是缺少的。我是说，它像极了伦敦独立厂牌4AD鼎盛时期最好的作品，却是中国制造，仅凭着一支吉他、贝斯、鼓的乐队，外加一把大提琴，就像出自无名之辈热血喷涌、一时灵感的创造。

所以，他们的名字值得写在文章里，被我们注视。这是“简约情人”——作词、主唱、和声石小飞、作曲、吉他、制作高小放、贝斯刘宪晋、鼓王振懿，大提琴张乃文，于2022年10月录制出版的《一如昨天》专辑(上图)。

可是我已失去了激动，失去了当年发现4AD时把它捧在心中的珍惜。而且，我似乎正失去对所有新近音乐的珍惜。再也没有热情，更谈不上狂热和崇敬，对当今世界上新诞生的任何一部音乐作品，还怀有那么一种如生命启示、如人间珍宝的珍惜。站在“简约情人”的新专辑面前，我问自己：一部音乐杰作，晚出生十年它就不是杰作吗？它的价值就会大打折扣吗？摇滚乐最美好的创造，脱离了它的时间背景就不再具有光芒吗？它带给我们的至深感动，再过几十年还会让后来人一样感动吗？是一个时代过去了，还是我自己变质了？我为什么还要着迷于音乐、着迷于美，它是必须的吗？还是仅仅因为我当年的少见多怪，因为青春旺盛的荷尔蒙？当年的震撼、启悟和感受是真实的吗？或者说它的确重要，是所有人类心中的光，还是仅出于时代的低矮，实质上它轻如鸿毛？

是，那曾经是我经历的美学世界中最重要的体验：4AD—forward缩写，含糊而多义的三字符，或意指先锋、前沿和未来，总之与平庸割席，背离大众走远。它反资本主义大工业，从中诞生了后来开辟了全世界的独立制作。不说其商业路线上的另辟蹊径，只说它在音乐上的创造：自它诞生之后，一种幽暗的、孤立的、诗意的、无畏而蓬勃自然的城市新美学便开始恣意生长。王靖雯变成王菲，直至成为华人世界最耀眼的女声，最早便是得自它的点拨和点亮。

并且，王菲从4AD那里得到的能源，至今也还在支持着她。而“简约情人”《一如昨天》的先锋性，是一次完整、随意的再现，以一支小型摇滚乐队，紧凑、致密又具有无限能量地，把那种幽暗美学发扬到极致。他们证明只有吉他、贝斯、鼓，即可以做出摇滚乐所有的声响和音效，不需要键盘、不需要电脑，就能摇撼这个城市美艳又魅惑的所有光影，刺入这个城市所有的暧昧和秘密。

《一如昨天》有清晰的整体结构，说明“简约情人”一直是在清醒地创造。一开始的《失语》，完全用念白，旨在清清楚楚、无比清晰地陈词，就是要那种完全坦白，给听众一个自供状、一幅自画像。这就是自序，是石小飞现实中、自我审视中、理想中、自我期许中的“我”：“一个虚伪的人，一个狡猾的人/一个矛盾的人，一个失控的人/一个高尚的人，一个放荡的人/一个优雅的人，一个正确的人/一个酒鬼，一个疯子/一个完美主义者，一个艺术家/一个不存在的人”，对，就是现在这个在你面前给你唱歌的人。

《这寂寞的生活》在两种音效、两个世界中展现，就像是《失语》中矛盾的双重人格——幻境的心理的自我与现实的真实的自我。真实吗？真实的也许恰恰是虚幻的，或者反过来。昏暗和朦胧中，忽然闪亮的觉察，将现实的某些面相照亮：“闪闪发光的泡沫，日日更迭的浪潮”，“胡言乱语的智者，小丑们的嘲笑”，“等待海枯和石烂，等到的是厌倦”，“平凡肉体正死去，带着无悔的体验”……听清楚了吧，在一片含混的声响和五色缤纷的场景中，这样的体验和念头你也有过吧？“旋转着，旋转在这寂寞生活，望不到尽头的生活/旋转着，旋转在这寂寞生活，这无人生还的生活”。

音响调制得极好，带着4AD的美学风格，晦暗、抑郁、幽深，带着模糊的悲伤。鼓击简单而躁烈，好像就只有一个节奏，一声声敲打，像钟表般永远重复，却棒棒着肉；击打在城市的胸膛上，激荡起夜场的昏暗，搅动着灯光的尘埃，鼓噪起于粉和烟雾缭绕。对，现代城市的美学氛围，主要都是在黑夜；即使是白天，也都是在楼宇和室内，有着人造光的明亮与幽暗的那种交错和纠缠。

《同谋》噪、猛的电乐，好听得深情，沉醉其中。纤细的女声，时时穿越而出。电吉他手指急切地重复句如地铁飞驰，乐声与歌声如寂寞城市的回响和飘荡。大都市就像大梦一场。

《停止成长的人》只剩下原声吉他和电大提琴，唱着等待、未遂的爱情，失落。静下来，低落下来，一首现代城市的民谣，繁华中的落寞，资本主义时代的诗意。吉他和人声都像思绪，像城市钢板中的一个气泡，在呼吸。

《别来无恙》，全专辑最棒的歌，继续唱未成的爱恋。对，虽然说是在清醒地创造，但石小飞是并不能清晰表达的，这是沉陷在这城市迷惑中的宿命。《别来无恙》就像是成了一首未竟之歌，不得完成，它的结尾是不圆满的。“风波又四起，余生也茫茫/假面又登场，黄粱梦又一场”，这就算是对这一世的际遇，最清醒的认识了。

所有的乐器、所有的成员，都在最佳状态。这是“简约情人”的第三张专辑，石小飞和高小放这个组合的第二击。这首歌有力地证明了这支乐队的蝶变。高小放是个作曲、演奏、编曲、制作样样在行的高手，吉他如有神助，先是原声，然后电音。完全从布鲁斯、爵士和民谣吉他中化出，化出惟当今城市才有的音型、节奏和色彩。大提琴如影随形，如泣如诉，如真如幻。石小飞的女声像影子与真身在合唱，形影相吊中，贝斯、鼓和失真吉他的滔滔浪中，一根银针抛上了天。

“片刻的欢愉，难抵永世的贪心/望向尽头只望见空虚”，《自言自语》进一步坐实了这是一场全情投入的幻灭。严格来说，它并非古代“人生如梦”的感触，而是有着当代这个像是生活在科幻——幻境世界里的生人面目，虽然二者本质上一样。人生如梦的感触，过去多半发生在苏东坡的赤壁月色湖光中，而这个，贯穿的警报声和放大了形状与音量的电声，都提示了大厦阴影幢幢、科技重重叠叠的现代内容，人生被投入了光影迷离的21世纪都市的漩涡。

《孤独的英雄》并不指望谁来相救，可能一开始有过这种闪念，但随即她就明白，只能是倔强，以孤独的倔强来自我安慰，每个人都将是自己的孤独英雄。“誓言一开口就吹散/一生一挥而就凋零/我们一拥就抱老去/你是我孤独的英雄”，“陌生的人/你的悲伤像一阵烟/随风飘散”，城市把人生的剧本变换加速了，包括这人生本身的短暂。对眼前的人们，石小飞用“陌生”一词形容，又用到了“疯狂的”“麻木的”“沉默的”，总之无声无声无声。

《你的好时光》是结局，整张专辑是一个整体，石小飞很清晰地歌中写下了“今夜故事已散场”的句子。她模糊地祝福道：“请在黎明保



持清醒/日落时会安然无恙”——不以悲伤作结，乐观看待未来，终点也还有期待，这是好的。同时，她还模糊地意识到，必须离开这地方，往家乡去，“不要等鬓发变成霜”——这是可贵的觉醒。

在这首歌后面，还有一个隐藏音轨，是将《别来无恙》又唱一遍，以男女对唱的方式(男声张希)。

整体上看，《一如昨天》这张专辑，以粗糙、猛烈的电乐包裹感情细腻的纤弱女声。它的现代之美很确凿，很深邃，却又终究苍白，就像养育它的都市娱乐生活。这其实不是人民的日常生活，只是探身于酒吧、夜店、摇滚乐、城市前卫地带的都市青年的体验。但是它也具有深刻的真实，是现代时尚生活眩目的光所伴生的阴影。越来越多涌入大城市的年轻人，将亲身体验到这些——也许是在生活的一次偏航中，也许是在放飞自我的嘉年华里，偶尔地，踏入这迷城的边境。如果不能跳出这城市的迷幻光影，如果没有对生活的批判性认知，如果生命没有更为远阔的目标，那么，你就得与它长久对视。

而石小飞的女声，如纺绸一般，纤细又带着点土腥气。我觉得那里面有她河北家乡的声音，不是口音，而是一种音色。这音色也让我想起我差不多已经五十年没有再想到过的一个词儿，“娘们儿”。在我们那一带，“娘们儿”不是指女性，而接近于特指“嫂子们”。“娘们儿”的嗓音，是一种尖锐的特别有锋芒的声音，隐含着泼辣，包含了已经对男女世界的了然。当我想起它，我就想起一大群纺织女工从我面前爽利地经过，爽朗地、大喇喇地又细声细气地说话。我觉得石小飞是她们中的一个，但是她飞起来，放出了从半空中划过的灵性和诗意。

所以石小飞的歌声，并不给我纯女性的形象，在大都市的造物中，那种形象都像在被抽象过，是吊诡的资本主义的商品制造。她的声音很真实，并且形成了间离效果：不是舞台偶像，不是标准美女；甚至女性的性别，在歌声中也最终模糊掉，像是成了画外音，是这个时间和空间发出的刮擦声。都市就像一件闪闪发光的器物，在做出它的梦，显示它的胡思乱想。

本世纪以来，摇滚乐失去了它大部分的创造力。一个最明显的特征就是，一切都是重复，我们再看不到全新的创造，因而失去了初会时那种至深的审美体验，再难以感受震撼。像崔健、罗大佑，甚至像王菲与张亚东、丁薇与金武林那样石破天惊的创造没有了。摇滚乐当然可以脱离它的创作年代和时间背景存在，就算在未来，也依然可以发出它当初的光芒，那是大时代的奇迹，具有惟彼时才可能的独造。我相信，我当年的着迷和震撼，不是因为年少，更不是少见多怪。但是道路漫长，一生尚久，持久的审美力和批评力，还需要擦亮本身，使人生永猛精进。这也可以寄语石小飞和“简约情人”：你们已经脱胎换骨，但看上面、看前面，最好的风景，还有待于更勇敢、更坚持，更遥远、更奋进。

2023年12月10日



选自《譬如青春》
花园——致敬马奈(油画) 俞海天
第十七届上海青年美术大展



2023年12月8日早上，我们到了白洋淀。不见别的游人，四处空空荡荡。天蓝蓝的，云白白的，一仰头，除了蓝和白没有别的颜色，眼球舒服极了。气温有十几度，风吹在身上只觉得凉爽，半点没有刺骨的感觉。而昨天是低温，明天气温将会陡降。

见到了芦苇，多而密，像海一样，但不是黄的就是枯的。也见到了莲叶莲蓬，同样多而密，除了枯黄的还有灰褐的，统统从颈部折断，耷拉着，倒垂着，有的仅剩光光的梗茎。

湖面结了冰，大片大片的冰，几十亩百亩，一路冻结过去，白杨和柳树的叶子落在上面，如同落在水泥地上，堆积着，飞走着，那样的景象我从未见过。岭南冬天别说结厚冰，下一点小雪就算大新闻。在我老家阳朔山麓，冬天也有冰雪，但那冰是薄薄的，只在池塘边缘和小水洼里冻起来，哪有这么大的阵仗呢。朋友们边走边聊，到前头去了。我一个人下到湖滨，发现一条小船冻在那里。蹲下去摸一摸冰，还敲一敲，真结实，像地板一样。不由得要站到冰上，试着往前走，一步，两步——嘎嘎，一条裂缝像闪电似的从脚底往湖心延伸，我慌忙退回岸上。

我跟不上朋友们，笑着说起刚才的情形。朋友们说，说说要提醒你，小心落水。

白洋淀由许多大淀小淀组成，这一片叫烧车淀，一眼望不到边，长长的栈道从岸边朝湖心曲曲折折绕一圈又上岸。我们上了栈道，隔着宽阔的冰面，芦苇更见出气势来了，它们全都是枯黄的，然而全都挺立着，在微风中沙沙作响，所剩不多的芦花依依招摇，仿佛刚刚经历一场血战。我不能不想起《荷花淀》，在孙犁笔下，那场战斗是轻松的，愉快的。然而看见

白洋淀初冬

小河丁丁

这些芦苇，想到它们要用这样细弱的身躯为游击队员打掩护，我就明白，战斗中哪有不残酷不血腥的。孙犁之所以那样写，是要抒发必死的豪情罢了。

“绿草苍苍
白雾茫茫
有位佳人
在水一方
……”

一个朋友唱起来了。歌声清澈、洁净，与高远的天空，与宽广的湖面，与这和平的年代，特别相宜。

再往前走，栈道两旁尽是冻得实实的冰，我忍不住蹲下去，从栏杆缝里伸出手摸一摸。近在眼前的事物，我当然相信是真实的，然而那样大片大片的冰，总还是要摸一摸，感受一下它的坚硬与冷滑，心里才确定。冰上还有凝固的波痕，波浪是涌着涌着就涌不动了啊。

我久久地伏在栏杆上，低头观察冰面之下的荷叶——那是怎样一种奇观！湖水漫过了荷叶，湖面在荷叶之上结了冰，荷叶在水中浮举着，舒展着，纹丝不动，而不是像湖面之上的荷叶那样耷拉着，倒垂着，随风摇曳。不止是

荷叶，冰面之下的一切，水草，落叶，石头，全都纹丝不动，也不见鱼虾的踪影。时间在冰面之下冻住了？生命在冰面之下冻住了？分明不是的，等到春天，湖波会荡漾，新芽会萌发，鱼虾会从芦苇深处游出来……瞧，那边一片湖面没有冻上，有人架着小船在下网呢！他们是“水生”的后代吧，家里还挂着“水生”的照片吧，偶尔还会聊起枪林弹雨的往事吧……

没有冻结的湖面上，还有鸕丁，深身黑羽，个头跟鸡差不多，喙子尖尖也像鸡，但却是白色，额头也有一块白色，学名叫作白骨顶。当地人爱叫“鸕丁鸭子”，因为它们像鸭子一样，擅长游泳、潜水。鸕丁成群结队在水面嬉戏，忽然把头一低，同时屁股一撅，就潜下去了，好一会儿才浮上来，嘴里叼着细细的水草。

看着风景，那么长的栈道，不知不觉就走到了，我们又上了岸。道旁有不少宣传牌，一块说的是“水上奇兵雁翎队”和“嘎子传说”，原来这里正是雁翎队和嘎子的家乡，我早该想到的。

一抬头，啊，七彩祥云！高高的天空中，好宽好高一墙云阵，像雪山一样从地面遮到半空，边缘一处被阳光一照，呈现出那么妩媚的色彩，绝不亚于彩虹，只不过没有彩虹那么长，也不是彩虹那样的形状。彩虹不知见过多少次，早已不稀奇，这样的七彩祥云还是初见。我仰着头，不舍得移开视线。

色彩，绝不亚于彩虹，只不过没有彩虹那么长，也不是彩虹那样的形状。彩虹不知见过多少次，早已不稀奇，这样的七彩祥云还是初见。我仰着头，不舍得移开视线。

中午找地方填填肚皮，下午到一个集镇转了转，然后就去大淀头看落日。

大淀头游船可不少，大的小的挤挤挨挨，然而船上不见人，岸上也不见人。不一会儿过来一对夫妻，是洗东西的，告诉我们冬季没有游客，所以船工不在这儿。接着又过来一位老太太，叫我们等着，她去叫船工。不多久来了一位老船工，满脸皱纹，仿佛冻结的涟漪。

这一带湖水没有结冰，小船凌波而行。我们把茶沏起来，捧在手里暖暖的。湖波层层叠叠，无穷无尽。进入了水巷，两岸芦苇密密麻麻，也无穷无尽。我们才喝了两三杯茶，太阳就要落下去了——啊，时间怎么过得这样快？也顾不得细想，看呀，太阳浮在西边的芦苇后头，于是西边的芦苇背着夕阳，变黑了，而东边的芦苇迎着夕阳，仿佛金子做的。黑的芦苇金的芦苇全都倒映在水里，朝前望去，那么长的水巷，一眼望不到头，两旁都是芦苇和倒影，中间一条笔直的路，明晃晃的，仿佛不是水，而是光，那样轻盈虚幻，一直抵达天际。这一带鸕丁更多，湖泊连接，水巷交错，游船却只有我们这一条，我们过来的时候，鸕丁受了惊，纷纷擦着水面飞起，脚爪打起一朵一朵浪花。

到了湖中央，老船工把船停下来。我们站上船头，极目远眺。正看得发痴，朋友说起极乐的船夫。我说：“此时此刻就是极乐世界，心里什么烦恼也没有，眼中看不完的是美景。我们的心就是整个宇宙，我们在自己的心里泛舟，我们的心是这样的美，还有什么可求的呢？”

酸甜苦辣咸，称为五味，各有好者，逐咸、逐甜、逐酸、逐辣，尽皆有之。似乎只有苦，虽然也为一些人所喜，拥趸却难与前述人群相比。臭不在五味之中，崇奉者却恐在嗜苦者之上，而且地理分布上极广泛，单以油炸臭豆腐而论，北京、南京、长沙、台北的，便都很有名，又各有各的“臭”法，逐臭者自有以辨之。

这里说“逐臭”，与成语中所谓“逐臭之夫”却无关系。那成语说的是春秋时有个人身有异味，其臭难当，亲戚友朋，避之唯恐不及，害他躲到天涯海角；偏是他自我流放的这个地方，有一人就好这味道，“昼夜随之而弗能去”——此之谓“海上有逐臭之夫”。我说的“逐臭”，当然是望文生义，也只能取此二字，因对于逐臭大军之性别构成，虽不好遽下判断，以声势而论，则显然是女性于男——只要看看不论何地，手持油炸臭豆腐一串或数串，且食且行，招摇过市者，多为年轻女性，便知着一“夫”字，不够典型。

各地的油炸臭豆腐，大同小异。所异者，当然臭豆腐的制法就不同。不过这是吃臭豆腐位低如我者吃不出来的。所同者，都是锅里炸好后用签串成一串，而后往上浇以调料，汁水淋漓而下，吃起来外酥里软，调料则因油炸过后极易透入，立马添一份刺激。调料里有多种成分，各地不一，然辣椒是必有之，有时干脆就是辣椒酱，鲜红的衬于焦黄豆腐之上，看了就叫人食指大动。当然各地辣的程度不一，比如长沙的，吃了便较南京、北京的，更其“不胜唏嘘”。很多人要的就是这份“唏嘘”，不辣不过瘾，即在原本没有吃辣传统的南京亦如此，夫子庙街上即常可看到时尚女孩边吃边攒眉蹙额，哈气不已地辣并且快乐着。此时要吐气如兰，万无可能，不过比之西餐馆里吃冰淇淋、慕丝蛋糕，这也算得上是别样的“小资”风景。

逐臭

余斌

虽然油炸臭豆腐相当具有普遍性，湖南长沙“火宫殿臭豆腐”还是有另案处理的必要，不仅因为它是臭豆腐中独一份申请了非遗的，制作过程复杂得多，而且一望而知有异于众——刚才说油炸臭豆腐一派金黄是以偏概全了，“火宫殿”的应是独树一帜的黑黑俏。我在南京菜场所见新鲜臭豆腐，有黑有白(虽然白里泛黑)，油炸似皆取自后者。长沙相反，如同黑汁淋漓的小块，且卤水中放有鲜冬笋、浏阳豆豉、香菇、上等白酒等多种上乘原料，故特别来得鲜香，文火慢炸之后，外酥里嫩，香菜、薄脆点缀之下，色如黑金。正宗的吃法是要在上面钻孔，灌入辣椒油的高地，别地闹市可见它的身影，在长沙，别地的此种小吃却绝难插足。

油炸臭豆腐是街上的逐臭，逐臭行为的丰富性，却远过于此。大多数时候，只能在室内进行。这方面登峰造极者，似乎是宁波人，不唯豆制品，他们什么都可以拿来“臭”：臭冬瓜、臭苋菜梗、臭毛豆、臭竹笋、臭咸鱼，不一而足。臭离不开咸，因臭物大体上都是在盐卤里令其变质，臭而淡似乎不易入口，而臭冬瓜之类，也最宜于当小菜。南京高淳有一种臭菜，名为“烂腌菜”，系腌菜的后续产品；冬天的腌菜吃到春天，腌菜汁水又复发酵，缸、坛中所余之物已烂如絮状，连汤带水捞起一碗，其臭有一股特别的涩馥味，好者视为异香，现今在当地餐馆里，已有一“官称”，叫“千里香”了。

既然在逐臭方面行而未远，口味又较淡，我对宁波那种系统性的臭法，又或高淳“千里香”，尚消受不了，所好者，也非着辣的油炸臭豆腐，而是武汉人的霉干张，本地的“金陵双臭”，还有安徽歙县的毛豆腐。

“双臭”须略加解释，其一不用说，是臭豆腐。“臭豆腐”的概念其实还包括了臭豆腐干，通常是做炒菜，芦蒿炒臭干子是通常的搭配，可香干，可臭干，依我之见，臭干是绝配；烧菜则取大块的臭豆腐，黑里透着绿。另一样是猪大肠，大肠有异味，“臭”是对异味的一种褒义的描述。大肠与臭豆腐同烧，是不同类型的臭的叠加，两相呼应生出一种特殊的鲜香，前者的软糯与后者的嫩则是口感上参差的映照。

毛豆腐南京没见到过，还是几年前游皖南时吃过，却是记忆犹新。虽然未曾尝一“臭”字，毛豆腐也当人于“臭”的族谱，因左不过是霉变而成。据说将嫩白的豆腐撒上盐放入温室后三五天，待其长出长长的绒毛便可食用。“臭”属异味，凡逐臭者，在吃上面多少须有点冒险精神，不过吃毛豆腐，其冒险不像所谓“闻起来臭”时的迎臭味而上——毛豆腐不是那种烘烘的臭味，乃是轻微的霉腐味——而在看到上面那层足有半寸长的白毛而仍能坚定地举起筷子。毛豆腐的主流吃法是煎与烧两种，最常见的是在平底锅里煎，小贩常于街头巷尾设摊，煎好了蘸点辣椒糊就可入口。小贩一副担子的一头即是无修饰状态的毛豆腐，绒绒的长毛历历分明。好多年前在歙县街边见识过，为长毛所阻，未敢问津，这一次主人招待是馆子里烧的，加了酱油的浓汁覆在上面，又加葱花点缀，多少减了畏避之心，壮起胆子就吃了。较油炸或常见的臭豆腐煲，烧毛豆腐就见得清汤，味一淡，那霉变后的腐味即越见分明，食客贪的鲜香也就在这腐味上。此外最特别处还在其口感：臭豆腐通常只有豆腐的嫩，毛豆腐则因上面那层毛，到口里嫩之外还有一层棉韧。

那层毛实即菌丝。当地人于此有好多外人不察的讲究：根据菌丝颜色、长度的不同可分为虎皮毛、鼠毛、兔毛和棉毛四种，以兔毛和棉毛为质量最佳。我所食者，毛乎乎？棉乎乎？不知道。皖南最著名的臭菜，非臭鳊鱼莫属，徽菜馆都是当一道硬菜、大菜隆重推出的，唱的是大轴戏。那是臭的另一层次，当另说。